

# 中國哲學史

上  
冊

馮友蘭著

# 中國哲學史

上册

中華書局

馮友蘭著

# 中國哲學史

冊

中華書局

本書系用商務印書館舊版重印

國 哲 學 史

(全二冊)

馮友蘭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3毫米 1/32 • 39 9/16 印張 • 527,000 字

1947年10月增訂8版

1961年4月北京紙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2018·69 定價(9) 5.40元

## 新序

这部书是完全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以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用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所写的中国哲学史。现在把它重印，似乎只有一点理由可说。

北京曲艺中的相声，经常要用两个人说。一个主角从正面发挥主题，一个配角从反面提出辩驳。经过辩驳，主题就可以逐步发展，以达到最后的顶峰。现在各科学领域内，都展开了百家争鸣。这部书的重印，大概可以起从反面提问题的作用。这就是说，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这部书可以作为一种反面教材。

这部书是作为一个历史材料重印的。既然是作为反面教材，其中的错误，也就不必改了。其中引用背叛祖国的反动分子胡适、傅斯年等的話，也都照原样未加改动。他们的名字，本来是只在作为批判对象的时候，才可以出现于新中国的刊物中的。

这部书的错误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枝枝节节地改，不解决问题。要改就须从根本上全盘地改。这就等于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我是准备这样作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学术界和艺术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奇景壮观。这样的大好形势以及党的培植和领导使我相信我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還寫了一首詩：

旧书重印愧前賢，

腐臭神奇事倒顛。

昇卉妙香盈大地，

好將新作報春天。

馮友蘭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

一部哲学史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部哲学著作。它有它对于历史的看法；这就是它的历史观。它有它对于哲学的看法；这就是它的哲学观。它对于历史中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对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必然有分明的爱憎和明确的抑扬；这就是它的党性。它的爱憎和抑扬必然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就是它的阶级性。

根据这四点分析一部哲学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它的本质。

### (一) 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观

这部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观呢？它分别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前者指过去事情的本身，后者指历史家对于事情的记述。即「写的历史」。它说：「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不待于吾人之知识。」（中国哲学史頁一八）它虽然认为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但是又认为它的真象是不可知的，历史家不可能写出跟它完全相合的历史。它说：「馬克斯諾都有言：客观真实之于写历史者正如康德所說『物之自身』之于知识，写的历史永远不能与实际的历史相合。」（中国哲学史頁一九）这完全是一种不可知論的历史观。

历史既然是客观的存在，它当然是可知的。历史家对于客观历史的知識，就跟人們对于任何客观

存在的知識一樣，都有一定的相對性，但是人的知識是逐步提高的，是逐漸接近於它所反映的客觀實在的。相對的知識積的多了，就接近於絕對的知識。歷史中誠然有許多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但是這並不說明歷史是不可知的。

不可知論的歷史觀，是把歷史知識相對性絕對化，由此得出結論說，「寫的历史」在原則上不可能跟客觀歷史相符合。「寫的历史」永遠要重寫；無論如何重寫，總逃不出歷史家的主觀的範圍。

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正在初步地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研究中國的歷史。「社會史論戰」已經展開。歷史唯物主義要求歷史學不但要敘述歷史中的事情，而且要揭露這些事情的階級鬥爭的本質，不僅要認識歷史的發展和變化，而且要發現發展變化的規律。這樣就可以把握歷史的本來面目。

可是在資產階級歷史學這一方面，胡適正在宣傳他的實用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好像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可由歷史家隨意裝扮」。我的這部書雖然認為歷史有獨立於人的意識而存在的本來面目，但是它在原則上是不可知的，歷史家寫出來的歷史還是他隨意「裝扮」出來的。這樣的說法的邏輯的結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也不過是一種「裝扮」歷史的方法。用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研究出來的歷史，也不過是在這種「裝扮」下出現的「女孩子」。她的本來面目是不是這樣，這是在原則上無法知道的。

這是當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資產階級史學家兩條戰綫鬥爭中所牽涉到的一個根本問題。在這

个問題上，这部书所依据和所宣传的历史观，正是资产阶级历史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支柱。

## (二) 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哲学观

这部书也曾企图用社会的原因说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和变化。它指出中国历史中有两个大转变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近代。社会上的大转变也引起了哲学上的大转变。这也算是认识到历史中的一部分的现象，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在同一个转变的时代，哲学家们都在同一的「新环境、新时势」之中，为什么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呢？为什么这些不同的意见要展开激烈的斗争呢？当然这是由于他们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他们的思想斗争，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正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正是哲学史所要说明的。

可是关于这些，这部书就不谈了。为什么在同一个转变的时代，各哲学家有不同的见解呢？这部书引用实用主义的一个创始人詹姆士底说法，认为「哲学家各有其『见』，又以其『见』为根本意思，以之适用于各方面」（中国哲学史一二頁）。这就是这部书所依据和所宣传的哲学观。照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哲学的根源并不是社会阶级斗争，而是天才的哲学家所有的「心眼」或者「慧眼」所有的「见」。

但是，这还不能解决问题。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见」呢？这部书又认为这是由于哲学家的性情气质的不同。它又引詹姆士底说法，认为「依哲学家之性情气质，可将其分为二类：软心的哲学家和硬心的哲学家。软心的哲学家的哲学是唯心论的，宗教的。硬心的哲学家的哲学是

唯物論的，非宗教的」。這種荒謬的見解，不但完全無視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底階級根源，也對於唯物主義思想進行了極大的誣蔑。唯物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並不是象詹姆士所胡說的，「將宇宙間有價值的東西概歸納於無價值者」，也不是象他所胡說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時也是命定論的，多元論的」（以上見中國哲學史頁一五）。

在談到荀子的時候，這部書果然就用所謂「軟心的」，「硬心的」氣質不同這種荒謬的說法，解釋荀子與孟子所以不同。它說：「孟子乃軟心的哲學家，其哲學有唯心論的傾向。荀子為硬心的哲學家，其哲學有唯物論的傾向。」（中國哲學史頁三五二）照這種荒謬的說法，孟子荀子所代表的兩個對立鬥爭的唯心主義的和唯物主義的體系，其出現只是出于偶然。假使沒有象孟子那樣「軟心的」人，也就沒有象他所代表的唯心主義的體系。假使沒有象荀子那樣「硬心的」人，也就沒有象他所代表的唯物主義的體系。這樣，哲學史的發展，就完全是些偶然事情底堆積，沒有規律，也不可能有意義。這種說法是完全跟歷史唯物主義相對立的。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是哲學中的兩大陣營。唯物主義思想經常跟社會的進步階級相聯繫；唯心主義思想經常跟反動階級相聯繫。這是階級鬥爭在思想中的反映，也是哲學史發展的規律。就中國哲學史說，孟子是擁護當時的世襲貴族的，他認為有主宰世界的「天」即上帝，宣傳「君權神授」等唯心主義的學說。荀子是擁護當時地主階級的，宣傳唯物主義世界觀，反對宗教，對於孟子有尖銳的批評。

这种思想斗争，是先秦哲学发展的规律的具体表现，絕不是偶然的。

这部书又认为，不能就一个哲学体系在当时发生的社会影响判定它的价值。它认为一种学说有其内在的价值，那就是它的「見」和以它的「見」为中心所构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它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理论；只要有理论，就算有贡献。它说：「孔子以及以后的儒家」与旧制度以理论的根据，「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其余各家的贡献也在于它们能「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的理由，与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中国哲学史頁三六）。它认为一个学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这就是把一个学说的体系和它的社会根源及客观影响割裂开来。这样，在历史上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思想，和开倒车的反动思想，就没有好坏可分了。历史上的哲学，来源于哲学家的「見」，跟当时的社会情况、阶级斗争，好象没有关系。它好象是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孤零零的东西。这种对于哲学史的看法，在后来我的新原道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这是资产阶级学术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当然，这种思想本身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它的实际的效用就是不必说明中国的封建哲学对于现在社会有甚么害处。这也是保护封建哲学的一种办法。

馬克思主义的反映論认为，一种学说，如果有一定的价值，其价值就在于它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正

确地反映客观实在，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部书反对从一家哲学的客观效果上对于一家哲学作评价。那就是不管它与当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需要的关系，不管它对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态度，又从不可知论的观点，认为除了看一种哲学是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外，没有方法决定它是否反映客观存在。因此，这部书就认为一家哲学的价值的大小，只在于它的理论体系是否完整细密，不问他反映客观存在达到何种程度，因为这是不可知的；也不问他是否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这是不必管的。

哲学史上有许多派别，其理论体系都很完整细密，但其主张完全相反。因此，在这部书就得出結論說：哲学本来是跟科学不同，而跟文学宗教相似。「盖一切哲学问题，比于各科学上之问题，性质皆较广泛，吾人对之，尚不能作客观的研究，故其解决多有待于哲学家之主观的思考及其「見」。故科学之理论，可以成为天下所承认之公言，而一家之哲学，则只能为一家之言也。」（中国哲学史頁一四）照这种看法，哲学本来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学問。

### （三）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党性

我当时认为，这样对待哲学史中的哲学派别是一种「超然态度」。我把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說成是科学的客观态度。我当时认为一个好的哲学史家，在讲那一家哲学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一家的立

場，把他的思想用同情的態度重想一遍，然後不增不減地加以敘述，還它的真實面貌，給它以應有的地位。這就是哲學史家的任務。我經常在課堂對學生說，辯哲學史，對於各派的思想，除了看其是否能「自圓其說」，能否成為體系外，不可對於它有所批判。因為如果有批判，那就是站在某一個哲學家的立場，是辯哲學而不是辯哲學史了。這就是說，哲學史家對於哲學史中的各派，不可有愛憎，也不可有抑揚。

這完全是欺人之談。這部書對於唯心主義哲學，是有同情的了解，這是事實。但是，照它的同情了解所描寫的哲學史中的唯心主義哲學，是不是它的真實面貌呢？當然不是。它所描寫的只是唯心主義哲學所載的假面具。它的假面具之下所掩蓋的本質，是用荒謬的理論歪曲真理，麻醉人民，為統治階級服務。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哲學史是要以客觀的態度，揭示哲學史的真相，不增不減地加以敘述。正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不能止於照著哲學家們自己所說的詞句，去描寫他們的思想。哲學史上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正如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的競選演說一樣，都充滿了美好崇高的詞句。但我們所要知道的，不是他們所用的詞句，而是這些詞句的真正內容。這就要加以分析，加以批判。分析、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說明哲學家的思想的真正面貌。

不管這部書表面上怎樣說，它對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有分明的愛憎和明確的抑揚的。例如

荀子和孟子。莊子是先秦哲學中的重要對立面。這部書對於孟子和莊子的唯心主義哲學，特別「同情」。對於荀子所注重發揮的，不是他的唯物主義思想而是他對於「禮」的辯護。王充和董仲舒是漢代哲學的主要對立面，對於他們，這部書的愛憎就更分明，抑揚就更明确了。它認為董仲舒是漢朝哲學思想的代表人物。它說：「此時之時代精神，此時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中國哲學史頁五〇二）又引漢書的話說：「董仲舒為羣儒首，為儒者宗。」又斷定說：「董仲舒在儒家中之地位，觀此可見矣。」（同上，頁五〇三）。

對於反抗董仲舒的王充，在這部書里，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這部書對於王充的思想，還加以批評，認為論衡「多攻打破壞，而少建樹，故其書之價值，實不如近人所想象之大也」（同上，頁五八八）。又說，王充「亦主有所謂命，并主有符瑞之說，可見時代影響之大，虽持異之士，亦有时难自拔也」（同上，頁六〇〇）。這就是說，王充的哲學，作為一個理論體系看，不够完整細密，有些不自相一致的地方，不能算是第一流哲學家。

對於王充，這部書就是這樣，不論其反對迷信和唯心主義的社會意義，專就他的理論體系上吹毛求疵。就是專在理論上說吧，立跟破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能立然後才能破。這部書既然承認王充能破，怎麼又說他沒有立呢？王充當然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但不可以把它和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迷信混為一談。

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的正統哲学，是程朱哲学。这部书特別拥护它，并且用资产阶级哲学新实在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把它加以发挥。宋明以后，反程朱的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前有王夫之，后有戴震。王夫之是中国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就按理論体系說，他的哲学思想也是完整細密的。可是，在这部书一千多頁的篇幅中，仅給王夫之兩頁的地位，仅只是提到而已。

至于对于戴震，这部书就站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場，公开提出批評。并得出結論說：「由上所述，吾人可見东原之学，实有与宋儒不同之处；但东原未能以此点为中心，尽力发挥，因以不能成一直圓其說之系統。此东原之学，所以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中国哲学史，頁一〇〇八）这也就是說，戴震不是第一流的哲学家。

这部书写成以后，我在自序中說：「历史中之『是』与『應該』，頗多相合之处。人类所有之真、善、美，历史多与以相当的地位。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則多其不真、不真、不真、不真、不真者也。」（中国哲学史自序（二）頁一）

可是「是」与「應該」是有阶级性的。这部书所認為是「是」的和「應該」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是」和「應該」。人类所有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中固然要占应当有的地位，但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却不肯也不可能給他們以应当有的地位。这些历史家所叙述的优良传统，只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优良传统」。至于劳动人民所有的优良传统，在这些历史家的著作里，是没有地位的。只有馬克思

主義的科學的歷史，才能給人類所有的真正的優良傳統以它們應該有的地位。

毛主席說：「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旧政治旧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旧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証法的发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羣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二卷頁六七九）

#### （四）這部中國哲學史的階級性

這部書的分明的愛憎和明確的抑揚，正是「頌古非今」，「讚揚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羣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引導他們向前看，而是引導他們向後看。它是「五四」運動的一個對立面，是「五四」以後一段時期的一股逆流。它跟當時的國粹派和國故派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不同的，不過是它用了一些資產階級哲學史的方法，注入了一些資產階級哲學思想。正是為此，在國粹派和國故派的腐朽東西已竟迷惑不了人的時候，它還能起一種迷惑人的作用。

毛主席說：「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綫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旧文化的鬥爭。……在當時，這種所謂新學的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鬥爭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時期的中國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二卷頁六六八）這部書正是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的一部分。

這樣的同盟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為鞏固這種社會的基礎服務的，是為這種社會的統治階級（包括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服務的。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只能起奴化人民的作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里，它跟本地原有的封建哲學結合起來，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更能起這樣的反動作用。這樣的結合，成為雙料腐朽的東西。它一方面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習見的形式，一方面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不習見的內容。它們互相補充，互相支援。帝國主義和本地的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本來是互相補充，互相支援的。資產階級哲學和封建哲學的結合，就是這種事實在思想戰綫上的反映。從資產階級立場，以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用資產階級歷史學方法，所寫的哲學史就是這種結合的一種方式。